

唐汉钧从脾论治甲状腺疾病之经验

吴雪卿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上海 200021;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北京 100700)

指导:唐汉钧

摘要 唐汉钧教授在疏肝基础上,从脾论治甲状腺疾病,攻补兼施,临证每获良效。如疏肝健脾、化痰散结治疗结节性甲状腺肿,益气健脾、扶正清癭治疗桥本氏甲状腺炎,益气健脾、化痰解毒治疗甲状腺癌等。唐教授治疗甲状腺疾病,始终贯穿李东垣“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学术观点,突出其从脾论治甲状腺疾病的学术观点。

关键词 甲状腺疾病 名医经验 健脾 中医药疗法

中图分类号 R259.8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397X(2016)08-0013-02

唐汉钧教授是上海龙华医院主任医师,首批上海市名中医,善于从脾论治中医外科各类疾病,在中医整体观念的指导下,辨证注重脏腑,重视人整体的协调统一,将脾胃学说在中医外科中发扬光大,临床实践中注重对脾胃的顾护。现将唐教授从脾论治甲状腺疾病的临证经验介绍如下^[1-2]。

1 从脾论治甲状腺疾病的学术渊源

甲状腺疾病古代称为“癭病”,虽有“五癭”之分,但古代文献记载的癭病多符合地方性甲状腺肿,并且认识到与生活环境的关系密切,如《杂病源流犀烛》中说:“西北方依山聚涧之民,食溪谷之水,受冷毒之气,其间妇女,往往生结囊如癭。”从《神农本草经》开始,历代治疗癭病的药物都是海带、海藻、昆布等高含碘药物,至明代《外科正宗》才开始讲述治疗癭病应“行散气血”“行痰顺气”“补肾气”“活血消坚”,临床上治疗癭病的方法开始丰富起来。

“足太阴脾经……上膈,挟咽,连舌本散舌下”,“足厥阴肝经……上贯膈,布胁肋,循喉咙之后……上入额,与督脉会与巅”,可见颈前乃足厥阴肝经、足太阴脾经循行部位,发生于颈前的甲状腺疾病与此二经关系最为密切。历代医家在论述癭病的病机时,均认为忧思郁怒是癭病发病的重要原因。《诸病源候论》说:“癭者由忧恚气急所生。”忧思为脾之志,忧思过度可伤及脾气;恚为怒意,肝之志,郁怒伤肝,气机不畅,木旺乘脾,同时可见肝郁脾虚,脾失健运导致水湿内停,聚湿成痰,水湿痰凝停留于颈前经络,日久结聚成形而发肿块。

所以唐教授在治疗甲状腺疾病时,在疏肝基础上强调健脾的方法,配合益气健脾化痰的方药攻补

兼施,临证每获良效。

2 从脾论治甲状腺疾病之临证经验

2.1 疏肝健脾、化痰散结治疗结节性甲状腺肿 结节性甲状腺肿,属中医“癭病”中“肉癭”范畴。本病是由于碘代谢异常,体内甲状腺激素相对不足和促甲状腺激素分泌增加,导致甲状腺滤泡上皮局灶性增生和退化交替反复而出现结节性改变。唐教授认为其发病与患者饮食水土失宜、情志不舒,而致肝气郁结,木郁克土,脾气自虚;或思虑过度或劳逸失调,而致脾气受损,脾失健运,瘀血痰浊互结等因素有关。另外,唐教授认为现代社会的生活环境因素对甲状腺结节的形成也很有影响。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生活工作的节奏越来越快,持续的生活压力、工作透支引起人们体内环境紊乱。盖脾为仓廪之官,饮食失宜最先伤脾。情志不畅,脾为生痰之源,脾虚则水液运行失常,日久聚液为痰,痰阻气机,痰湿凝聚,久而成癭,痰瘀互结于颈前,而成甲状腺结节。正如《外科正宗》云:“夫人生癭瘤之症,非阴阳正气结肿,乃五脏瘀血、浊气、痰滞而成。”脾胃失于健运,肝气郁滞,进而形成气滞、血瘀、痰浊等病理产物,是本病的主要病机。治疗上以健脾理气、化痰散结为主,方用党参、白术、茯苓等健脾;柴胡、郁金、八月札以疏肝解郁,抑木扶土;佐以陈皮、半夏以理气化痰,浙贝母、海藻以破解痰结;病程长者、结节质硬者再酌加莪术、蛇舌草以解毒散结。诸药合用,攻补兼施,临证每收良效。^[3]

唐教授认为,对于青春期或更年期的结节性甲状腺肿患者,在疏肝健脾的基础上加以调摄冲任的药物,如女贞子、旱莲草、当归、丹参等;伴有甲状腺

功能亢进者,在健脾化痰的基础上加用养阴清热的药物,如玄参、鳖甲、黄精等;伴甲状腺功能低下的患者,应加用温补肾阳的药物,如仙灵脾、巴戟天、肉苁蓉等以激发机体功能。

2.2 益气健脾、扶正清癭治疗桥本氏甲状腺炎 桥本氏甲状腺炎多由病毒感染诱发甲状腺的变态反应而引起。唐教授认为,现代社会工作压力大、竞争激烈,人易发生肝郁、郁热、肝火,而过强的脑力劳动,长期思虑过度,易损伤脾气,这些是本病发生的内在原因。桥甲炎的发病多由病毒或细菌感染诱发甲状腺的自身免疫抗原而引起。唐教授在临床观察中也发现,桥甲炎患者在发病前多有劳累体虚、外感风温,或有慢性咽炎病史,易为风邪外侵的特点。外因风温之邪,内因正气虚弱,虚邪贼风客于颈前结喉,气滞血瘀,郁久而化热,火热炼液灼津成痰而发。

所以在治疗中强调辅助正气,培补后天之本,依靠调整机体内环境而使其达到稳态,同时使用清热解毒的药物以减少病原。临床以健脾益气为基础,药用黄芪、党参、白术、茯苓;燥湿健脾为其辅,药用苍术、半夏、陈皮;健脾开胃助其功,药用谷芽、麦芽、神曲、薏苡仁、淮山药等。诸药共奏调补脾胃以扶正之功。为防木旺乘土,药用苏梗、柴胡、绿萼梅、八月札以疏肝理气,黄芩以清肝火。再加用仙灵脾、灵芝以补肾,共达脾肾同源,强壮先天与后天。另用玄参、板蓝根、鹿衔草、蛇舌草等清热解毒以清癭。据此而化裁的“扶正清癭方”为唐教授治疗桥甲炎的常用方剂。^[4]

桥甲炎初期患者可无任何临床症状,通过甲状腺功能和抗体表达来检查疾病的进程,做到及早治疗。早期患者或仅有咽部不适、似有物阻的咽炎的症状,可加用桔梗、甘草、射干、西青果、玉蝴蝶、川石斛等生津清咽之品。桥甲炎多表现为颈前漫肿作胀,使用婆婆针、夏枯草、象贝等化痰软坚之品即可;如病久而见颈前肿胀坚韧,可加用莪术、香附、川芎、丹参等活血软坚之品。后期患者多先出现甲亢再出现甲减,或甲亢和甲减交替出现,最终出现甲状腺功能的衰退。所以临床见患者心悸烦躁、汗多失眠等阴虚火旺之症时,应考虑甲亢的出现,可加用麦冬、五味子、知母、百合、枣仁、夜交藤等养阴清热、宁心安神之品;临床见到患者倦怠思睡、畏寒肢冷、周身浮肿等症时,可加用巴戟天、肉苁蓉、仙茅等温肾之品。

2.3 益气健脾、化痰解毒治疗甲状腺癌 甲状腺癌的发生率逐年增多,患者手术治疗后除服用优甲乐调整甲状腺功能,少数患者采用¹³¹I治疗外,并无其他治疗手段,所以甲状腺癌患者手术后往往求助于中医药。

唐教授认为甲状腺癌总的病机是正气不足、邪

毒内生,主张应先以手术治疗为主,手术后采用中药治疗。唐教授认为甲状腺癌患者因大病、久病多致气血亏虚、脏腑功能失调,以致人体正气不足而致邪毒留恋,所以治疗上注重益气健脾以助后天之本,调和机体功能,化痰散结、清热解毒以祛体内之邪毒。唐教授重视东垣“百病由脾胃衰而生也”的观点,认为在甲状腺癌的治疗过程中,应注意扶正与祛邪的关系,不可过用攻伐之品,以免妨碍损伤脾胃,消伐正气,反使邪毒猖獗。

甲状腺癌术后患者,治疗期间可能无明显不适症状,但还是要根据各项检查指标,如影像学检查、肿瘤指标等判断患者疾病进展情况,做到“既病防变”,“先安未受邪之地”,当以“扶正祛邪”为大法,治以健脾养血、养阴生精,佐以清热解毒。临证选用黄芪、党参、白术、茯苓健脾益气,黄精、仙灵脾、灵芝、山茱萸养阴生精,诸药合用扶助正气,调整机体内环境;蛇舌草、石见穿、蜂房、莪术、薏苡仁等清热解毒、祛瘀散结,清除可能残留的余毒,以防邪毒旁窜;黄芩、玄参、苏梗等清肝疏肝^[5]。临床还应根据患者的病理分型、甲状腺蛋白的检查等判断预后,调整扶正祛邪用药比例。病情稳定、预后良好者可以扶正为主,病理预后较差、检测指标波动者可加大祛邪药物比例,以防生变。这种借助现代检查进行“微观辨证”的方法可以指导医者的辨证思路,提高临床疗效。

唐教授治疗甲状腺疾病,始终贯穿李东垣的“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学术观点,强调在治疗上要重视健脾和胃以养后天,从而扶助正气、调节机体的内环境,从根本上解除疾病生成的原因,并佐以化痰散结清热等祛邪之品,协助机体本身的祛邪能力,突出了其从脾论治甲状腺疾病的学术观点^[6]。

参考文献

- [1] 蔡惠群.唐汉钧从脾胃论治外科疾病的经验[J].江苏中医药,2008,40(5):29.
- [2] 楼映,阙华发,黄纲,等.唐汉钧运用脾胃论观点治疗中医外科疾病举隅[J].上海中医药杂志,2004,38(10):30.
- [3] 肖秀丽,唐汉钧.唐汉钧教授治疗甲状腺结节经验撷菁[J].天津中医药,2009,26(3):180.
- [4] 楼映,黄纲,刘晓鹤.唐汉钧治疗桥本甲状腺炎经验[J].中医杂志,2007,48(9):789.
- [5] 周敏,陆叶,刘鑫辉,等.唐汉钧治疗甲状腺癌术后医案的数据挖掘[J].湖北中医杂志,2015,37(5):20.
- [6] 唐汉钧,刘晓鹤,赵聿平.运用东垣学说治疗甲状腺疾病经验[J].中医杂志,2000,41(5):273.

第一作者:吴雪卿(1973—),女,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医外科学专业。snow_zi@hotmail.com

收稿日期:2016-01-13

编辑:傅如海